

那年上学在北山

◇ 任卉

时间追溯到1975年初春,经过贫下中农推荐和文化课考试,我怀着无比憧憬和喜悦的心情,进入绛县郝庄高级中学第5班上学,在这个注定短命的高级中学度过了两年时光,回味那段苦涩的青春岁月,至今让我刻骨铭心,值得我一生去珍藏……

记得那时为了响应“以学为主、兼学别样;开门办学、半工半读”的伟大号召,学校在北山上开办了“向阳分校”,我们在“郝庄公社革命委员会”所在地的学校本部只上了一个多月的课,同学们之间刚刚混了个脸熟,在万物复苏、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,学校就决定让我们第5班和第4班同学开始轮流上山开垦荒地(现在叫破坏植被)到“向阳分校”去上学。

“北山”亦叫紫金山,学名绛山,海拔1115米,是绛县境内最高的山峰,由于它位于绛县的北边,我们习惯称之为“北山”,而真名和学名被忽略不叫了。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一阵充满激情和豪迈的战前动员会后,同学们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样兴高采烈、欢呼雀跃,一副战天斗地、改变落后面貌的豪迈气魄,我们卷起铺盖,带上书本、脸盆、茶缸等学习、生活用品,打着印有“郝庄中学向阳分校”八个大字的大红旗,喊着口号,徒步离开校园,步行两个多小时,来到了我们心目中向往的“向阳分校”。

那是多么荒芜的、凋敝的场景啊!至今想起来仍然叫人心有余悸!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坳里,有一座不知什么时候、什么人留下的坐北朝南的小院,院内的北边有3孔窑洞,西边有2孔窑洞,全班20多名女生被安排住在院西边的一孔窑洞里,靠南一点的窑洞是灶房;30多名男生住在北边的2孔窑洞里,往东靠着大门的、比较大一点的窑洞便是我们的教室,南边是简易的男女厕所和猪圈,猪圈里有2只嗷嗷待哺的猪仔,是大师傅牛福禄提前上山打前站时捉来的;院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,门旁挂着不知谁在一块废

旧的木板上用毛笔写着的“郝庄中学向阳分校”几个大字,让人看了感到既滑稽又心酸;两扇用荆条、枣刺扎成的蓬门阻挡着狼狗狐兔……在身强力壮的同学的带领下,我们爬到山上,一人拽了一捆干枯的野草,因没有炕,我们就把枯草胡乱地铺在地上打地铺,每天早上上三节课后就开始吃饭,然后上山开荒地、打窑洞直到傍晚……就这样,我们远离了校园与家人,在荒芜凋零的偏僻山野开始了我们艰苦的高中生活……

理想的红旗一时高高飘扬在北山上,现实的生活却撕心裂肺于终日劳作的无奈之中。在山上,春天和秋后的那段短暂时光还好过一点,到了冬天,北风呼号,天寒地冻,窑洞里冷如冰窟,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是太好,同学们都是一人一床被子,我们就想办法,两个人钻一个被窝,盖两层被子“打脚睡”,靠同伴的体温与严寒抗衡;有时候不远处还传来阵阵狼嚎声,吓得我们一到晚上就把篱笆门紧紧地关上,不敢走出窑洞;到了夏天更难过,窑洞里就像蒸笼,脚臭味、汗死味几乎能把人熏倒,蚊子、苍蝇满天飞舞,跳蚤、臭虫横行霸道,胆子大一点的男生索性在院里铺个垫子,就睡在院子里凉快,害得女生们不敢出门方便,大热天只好方便在窑洞里的脸盆里。都说住窑洞冬暖夏凉,我们却没有一点儿舒服的感觉,也许是窑洞的土层太薄吧!1975年那年夏天,我还被臭虫咬过一次,那虫子还真会咬,不偏不倚正好咬在我的小弟弟上,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,那地方肿得又圆又亮,我怕极了,就对班主任崔老师请假,我说崔老师我要下山。崔老师说你不好好学习、不好好劳动,下山干啥?我说我球疼。崔老师勃然大怒,以为我不尊重他:你小鸡巴娃娃球疼个屁,滚一边去。我说崔老师是真的,不信您看。我解开裤带让崔老师看了一下说,不骗您吧崔老师,我要下山休息几天。急忙把裤带系上,生怕被其他同学看见。崔老师看了信了,让我快下山回去,让医生好好看看。我告辞了崔老师,两腿罗圈着就像潘长江在《举起手来》中演的日本鬼子那样一拐一拐地向山下走去……回到家里,我扑到娘的怀里就哭了起来,娘问你哭啥?不礼拜天你咋回来了?我抽泣着解开裤带,娘见状大吃一惊:啊呀!咋了这是?我说叫臭虫咬了。娘急忙拉着我的手就往村里的保健站走。保健站小来医生看了看说没有大碍,就是臭虫咬了后的毒气,吃点消炎药过两天就好了,没大事,回去吧!果然过了两天,肿就消了,我那小弟弟又恢复了常态,紧张空气云消散……

那时候没有汽车、没有摩托车,就连自行车也是稀缺的物件,谁家要是有一辆自行车就像现在谁家有一辆豪华轿车一样令人羨



古俾之风

文学副刊

第11期

绛县作协 主办

(刊头题字为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张明旺书记)

慕,我们村七、八位同学的家庭条件都不算好,家里都没有自行车,其实我们也从没有奢想过骑什么自行车上学,周一来回从山上到村里30多公里,全凭我们的双腿,我们称之为“11”号公共汽车,星期六吃中午饭(有时候不吃),我们提上空空如也的娘用碎布块对起来缝制的馍布袋,乘“11”号公共汽车下山,天黑以前赶到家里,娘早已准备好了晚饭,狼吞虎咽填饱肚子,和爹娘“闲聊”一会,汇报汇报在山上的学习、劳动情况,听听家里的生产生活和爹娘的身体状况,爹娘、儿女们情深意切、互相鼓励,直到夜半三更……星期日中午,尽管当时生活条件不好,家里还是以红薯、土豆、玉米、高粱面为主食,白面很有限,但娘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精心地做一碗手擀面条,大葱炒鸡蛋,让我饱饱地吃一顿,然后把昨天就蒸好的玉米面和白面掺和在一块的“二面馍”装满馍布袋,又从咸菜缸里捞出几块“芥菜疙瘩”洗净,在案板上很麻利地切成丝放进一个瓷盆里,烧一点辣椒油浇在咸菜丝上拌匀,装进罐头瓶,放进当时很流行、用尼龙绳编织的网兜里,提起馍布袋和网兜,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,关切地说:娃儿,不早了,上学去吧!说着,送我一起出了门。

到了村口的大槐树下,娘把馍布袋背在我的肩上,把网兜拴在馍布袋的背带上说:叫上你的同学们一块走啊。我“嗯”了一声,就像羊羔要离开羊妈妈似得恋恋不舍地转身走了。娘在我的背后又说:走大路不要走山路啊!我转过身向娘挥了挥手:知道了娘,您回去吧!

直到走了很远,我回过头来,看见娘仍然在大槐树下默默地伫立着,眺望着……

当时山上的条件极为艰苦,最大的困难是吃水问题,人可以一天没有粮,不能一天没有水啊!在我们住处的北边翻过一架山有一个“螃蟹沟”,沟的上游有一股泉水,泉水冒出的位置有一个古人用石块垒起来的长1米多、宽60余公分的石槽,形似马槽,当地人叫“饮马槽”,因天长日久,石槽的周围被磨得又光又滑,饮马槽旁边的大石头上,有形似碗口大的“马蹄印”和三角形的“娘娘脚印”,传说这是关老爷饮马的地方。说来神奇,这一汪泉水总是把石槽溢得满满的,即使你用水桶连续不断地往外提水,石槽里的水位也不会下降,溢出的泉水顺着“螃蟹沟”“哗啦啦”地向下流去,灌溉着一方厚土,滋润着一方民众……我们每吃一桶水,都要往返四、五公里,翻越一个山头,肩挑人抬,极其艰辛。为了保证有水吃,班主任崔老师

把全班学生每四人分为一组,两男两女,每组每天要担(女生抬)10桶水,才能把厨房门口的那个大瓮灌满,3天轮换一组。那时我长得又瘦又小,挑起钩担,水桶根本就不离地面,领不起来水桶,幸好和我一组的魏小安是个壮汉,他一米八几的个头,虎背熊腰,力大无穷,担两桶水在山上走如履平地,在平地走疾步如风,这兄弟很讲义气,见我实在干不了这活就说:以后我在山上担,你在平路担,去的时候你担空桶就行了。魏小安同学很是让我感动了两年呢!同时我也感到崔老师在安排担水编组人员时确实考虑得很周全。有一次我们担水从山上下来,这里到我们的住处有四、五百米平路,魏小安担着水在前面走着,我空手在后面跟着很不好意思,就说:小安你歇歇,我来担这段平路吧!魏小安就把水桶放下说:好吧,你试试。我把钩担穗子的一边往左绕了一圈,一边往右绕了一圈,这样既缩短了钩担离地的距离,又能保持平衡,我担起了水桶,心想也和魏小安那样,钩担在肩上颠上颠下,雄赳赳、气昂昂,一步一步往前走,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,蹒跚着没走几步,就感觉到肩上如负千斤,浑身稀软,双腿麻痹,大汗淋漓,气喘吁吁,水桶里的水直往外洒,魏小安见状着急地说:还是我来吧!你要担回去,会把水洒完的,害得我还得再跑一趟。说着,从我手中夺过钩担,担起水桶健步如风地走了……

这是在天气晴好的时候,如果碰到下雨下雪天,道路泥泞,山路湿滑,我们就不能翻越山头到“螃蟹沟”担水了,就得到离学校不远的当地老乡挖的一个“天井”里担水吃。

记得那年冬季的一个下雪天,恰巧轮到这一组担水了,更巧的是魏小安有事请假,只剩下我和两位女生。到了天井旁我说:魏小安今天不在,我挽水你们俩抬行吗?两位女生愉快地答应了。我学着别人打水的模样,把水桶放在井口边上,拿起井绳钩子正要往水桶上挂,不知是因为天冷把手冻次了,还是因为第一次打水紧张的原因,没有挂住水桶,却把水桶推进了天井里,只听见“咣当”一声,水桶就不见面了。吓得两位女生不住地叫:这可咋办呀?这可咋办呀?我更是不知所措,看着两位女生发呆。快去给崔老师说啊!不知哪位女生喊了一句,我才回过神来,你们两个等着,我去叫人。便急冲冲地朝学校跑去。到教室一看,崔老师不在。又到宿舍,崔老师还是不在。来到灶房,见崔老师和大师傅牛福禄在炉火旁取暖,我战战兢兢地说:崔……崔老师,不……不好了,我把井掉进桶里了。听了我的(下转B2版)

小北山抒怀

◇ 可可

小北山,地处中条太岳交界处,涑水发源于地,人烟稀少而保有原始状态。缘于崇尚自然,向往幽静,遂与知己朋友相伴而行,走进原生态的青山秀水,感悟大自然的静谧,梳理那份被红尘纷扰的心境。

崇阿泥壤,有石而坚;笔峰鹤卵,依水而灵。水,遇石涌激,逢悬崖瀑,游鱼生趣;树,凭峰而耸,承露自盛,枝叶葳蕤;林,水润则秀,荫密而翳,杂以青黄红紫。远处青山,脚下绿水,身边野果,弥漫花香,曲径通幽,林深静谧!

羊肠迤迤,微风习习,烦闷自然消散;远山墨黛,峰峦重重,闲云随意卷舒。古木阴阴鸟啾啾,浪花款款冷冷。归潭拢湍,漱玉鸣佩;身穿巨石块砾,影涵碧峰白云。间有皮筏随波流,正合性情

任休闲。

圆石裸露,几多雄浑;溪水清透,时显温润。循溪入谷,游人相互提携;前呼后应,吆喝空谷传响。纤草点缀,乔灌遮蔽;皆争一息之存,平添几分清新。彩蝶翻飞,轻盈欢快,置身花叶勾勒美妙境界;磐石深浸,苔藓浅覆,着披绿衣传递山川灵气。更水草丰茂,黄牛闲适;掬饮垂露溪水,专致清凉甘冽。

嗚呼!凡事俗务,纷纷扰扰;喜怒哀乐,人之常情。何不寄山水,置天地,洗却周身疲

惫,荡涤心灵纤尘,为这纷繁世界增添几分美意!

